

人世间

父亲的牡丹花

惟耕

在故乡老屋的天井里,生长着十几种花草。在这些花草里,一棵逾十年的牡丹尤其显眼。每年牡丹花开时节,浓郁的花香就溢出小院,引来一些调皮的蜜蜂和蝴蝶,有时也会招来几只好看的瓢虫。这些长着美丽翅膀的小精灵,在花朵和枝叶间、在守护着老屋的父母迷离的目光下,起舞弄影。

“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千百年来,当牡丹的生长地从古老幽静的山谷迁入城市,它已逐渐演变成人们心中富贵繁荣的美好象征。渐渐远离乡村山野的牡丹,在过去庄户人的心里,却成了一生都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认识的牡丹花,最早是从年画上看到的。每年春节,父亲都会沿着蜿蜒的曲柳河走出山村,到镇子上买几张漂亮的木版年画,贴在屋里糊满报纸的土墙上,以示喜庆。画中牡丹花端庄、典雅的气质和争奇斗艳的色彩,着实令我们这些从没出过山村的毛孩子钦羨不已。

父亲生于上世纪30年代,做了一辈子农民的他,把日子过得几近苛刻。但他继承了爷爷的爱,在辛苦劳作之余,喜欢在自家住房的空地上种些花草树木。这些植物似乎有灵,也懂感恩,在父亲的照料下月月有花开,年年

有果熟。

在我最初的记忆中,三面尚未完全砌起的院墙内外,茂密地生长着诸如紫丁香、杏树、石榴树、柿子树、软枣树、茶花、月季、菊花和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春风吹过,花香就漫过残缺的院墙和一级级光亮的石阶,飘浮在酥软温暖的前河沿里,然后随同清亮的小河水,飘向我儿时梦中的远方。

不记得是哪年哪月了,年少无知的我,曾面对老屋前后司空见惯了的花草树木,痴痴地看着年画中的牡丹花,祈求父亲:“咱也栽一棵牡丹吧?”

父亲没有言语,先是默默地注视着那张已被烟火气熏黄了的年画,画中“富贵花开”四个字已经褪色为淡淡的粉红,然后,把目光从我们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上轻轻掠过,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浅浅的无奈和复杂的表情。

那一刻我才蓦然发现,不仅仅我家

‘牡丹’呀!”

娘当着我父亲的面,给我讲起父亲与这棵“牡丹”的故事。

那年春天,父亲去镇上赶集。路过一个开着农用车卖花的摊子,蜂拥抢购的人群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牡丹,两块钱一棵!”一听说是牡丹,从未见过牡丹幼苗长什么样的父亲,也费劲地挤进人群抢了一棵。眼瞅着手中刚刚破土而出的紫红色的幼芽,父亲仿佛已经看到了满园盛开的五颜六色的牡丹花。他像捡了宝贝似的,欢天喜地地回到家,向我娘炫耀。

我娘打眼一看,想都没想说道:“这不是猫子眼吗?”

猫子眼,学名泽漆,有的地方又叫五凤草。在我的老家,因其顶端有五枝类似于圆形的花叶,由四周的草绿色向里逐渐过渡为嫩黄色,远观犹如野猫的眼睛而得名。春天,泽漆初出的幼芽,

花镜戴上,看一眼墙上的年画,再回到院子里看一看枝头上的花蕾。反复几个来回,一抹幸福的喜悦立刻绽放在那张苍老的面颊上。

父亲像孩子一样,急忙喊来我娘,然后挨个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牡丹花快开了!”

因为工作原因,那年春天,我没能回老家看一眼牡丹第一次开花的“盛况”,但在与孩子们的手机视频中,我看到了父亲的笑脸,灿烂得如盛开的那朵最大的牡丹花。

春风像一把亮闪闪的犁铧,一遍又一遍把沉睡一冬的冻土唤醒,翻绿了季节,也把父亲额头的皱纹犁得更深、更宽了,但是,父亲初心不改。

别看父亲粗手粗脚,侍弄起庄稼和花草来,那双手就像开动的织布机上一对纤巧的梭子。在父亲的目光里,花盆里的牡丹日趋茁壮,枝条上柔软娇嫩的新芽逐年增多。一个细雨蒙蒙的黄昏

小院里没有牡丹的影子,就连东山脚下这个一千多人口的山村,也难寻其一枝一叶。直到我离别家乡,离开那片不规则的、由无数条羊肠小道串连起来的一座座低矮的石头房子,也没见过一棵真正的现实中的牡丹。

“牡丹是神花,只有大户人家才能养得起,咱这些土坷垃里刨食的庄户人家担不起它啊!”多年以后,我才从婶子大娘的街谈巷议和她们的微微摇头的动作中,多少了解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委。不知道从哪朝哪代开始,这种观念就已在块地僻处、连绵起伏的大山里世代相传。到了父亲这一代,在生活尚未好转之时,依然根深蒂固,但父亲对年画的兴趣却有增无减。

后来,我上中学时读周敦颐的“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方知牡丹蕴含的富贵、繁荣和祥和之意,才慢慢明白了父亲在过年时张贴牡丹年画的深刻用意。

确实与牡丹的幼芽有些相似。

我娘的话像一盆冷水,差点儿激怒了父亲:“你,你认得什么是牡丹吗?”

父亲不再理我娘,从墙角落里找出那个保存了好几年,一直没舍得用的瓷花盆,填上花土,然后把淘来的宝贝小心地移栽进去,浇足水,置于向阳处,静待叶展花开。

在父亲的精心管理下,没待上几周,这棵“牡丹”的茎叶就慢慢长齐了。细细的茎秆、圆圆的叶片、小小的花苞,怎么看都是我们老家山坡上土生土长的猫子眼。

父亲不言语了,也不辩解。毕竟也是花了两块钱买来的,就悄悄地把它放在南墙根儿,任其自生自灭。本来泽漆对环境与土壤的要求就不高,那年雨水又勤,倒也长得枝繁叶茂。其独特的花序和奇异的色彩,夹在那些盆盆罐罐之间,却也别有一番风情。

时分,父亲把它移栽到窗前预留了好几年的一小片空地上。同时,在牡丹的身边,还栽上了一株紫红色花朵的芍药。

去年五月初,我回老家。八十六岁高龄的父亲跟我说,他仔细地数过了,今年那棵牡丹才长出十五个花骨朵,比去年少了十几朵。他能清楚地记得每年牡丹花开的数量,足见他对这棵牡丹的挚爱。

不幸的是,在那棵牡丹今年最后一枚花瓣凋谢的日子里,父亲突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离开了亲手编织的这个美丽的世界,带走了那一朵朵花朵,也带走了一瓣瓣关于牡丹花的美好记忆。

立春已过,各种花草树木又到了萌动的季节。蓦然间,我想起了父亲晚年钟爱的那些花草。在一场落雪过后,我与大嫂打开微信视频,她正陪着娘在老屋的杏树下晒着太阳。阳光下,娘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那丛草木之间,似乎想要融化枝条上那一层厚厚冰冷的雪花。

诗歌港

读你

林绍海

我有多么幸运
你刚好盛开,我恰巧赶来
每一朵梅花都是有灵性的
像极了衣袂飘飘的美少女
脸蛋绯红,羞羞答答
诉说着春天的情话

好雨知时节

郁蔚

两只紫燕穿柳过
一声啾啾
点入如镜的湖水
顿时,雨丝绵绵飘洒

花伞鲜艳在马路上
东南西北徐徐而行
引出盛唐诗圣
吟一首千古春雨歌

连片的水稻听雨唱
翠绿麦田禾苗壮
笑脸挂珠闪亮
吉祥摘情逐人愿

美声唱法女高音
嘹亮高歌着希望的田野
春雨
欣喜甜蜜
绵绵飘下

年考

奋飞

雪在大地铺宣纸,
苍天年考印考卷,
各行各业应试者,
奋笔疾书答试题。

工人答题时,
高炉之前汗如雨,
铁水奔流似墨汁,
书写个个大奇迹。

农民答题时,
农具农机是画笔,
画春天百花盛开,
秋日果实压弯枝。

商界答题时,
订单多是大生意,
买卖兴隆通四海,
不尽财源滚滚来。

解放军答题时,
三军用命兵马壮,
筑起万里国防线,
是祖国铜墙铁壁。